

「禮」尚往來：論富蘭克林 〈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中的 悅納異己與文化殖民議題

劉建基*

摘要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在其〈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 (“Remarks Concerning the Savages of North America”) 一文中，藉由「禮物」隱喻與「悅納異己」(hospitality) 概念，突顯一個殖民與文化議題：到底誰才是野蠻人？白人抑或印地安人？富蘭克林一方面對於白人假「禮物」交換、強行消滅印地安「禮儀」、行文化殖民之實，提出強烈批判；另一方面，對印地安人的「禮物」交換總是遵循互惠原則，以及無條件的「悅納異己」，多所肯定。

論文主要分為二部分：(一)，闡釋作者如何將「禮物」隱喻融入文化殖民議題，表達其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省思。(二)，剖析作者如何藉由印地安人的無條件「悅納異己」，彰顯印地安部落的「非野蠻」形象。

關鍵詞：禮物、悅納異己、交換、高貴的野蠻人、文化殖民

* 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

Gift and Hospitality in Benjamin Franklin's “Remarks Concerning the Savages of North America”: A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Colonialism

Chien-chi Liu *

Abstract

Benjamin Franklin's "Remarks Concerning the Savages of North America" addresses an issue of cultural colonialism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 "gift" and the concept of "hospitality": Who on earth are "savage" people?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or Europeans? Franklin voices concern over the stereotypes of Native Americans under European cultural colonization, drawing upon Indian gift-exchange and hospitality to deconstruct the negative stereotypes surrounding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Firstly,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how Franklin embeds the metaphor of the "gift" in the issue of cultural colonialism to criticize white Europeans' attempt to effac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Secondly, this paper probes how Franklin highlights the civility of American Indians through their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

Keywords: gift, hospitality, exchange, noble savage, cultural colonization

* Professor of English, Shih Hsin University.

「禮」尚往來：論富蘭克林 〈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中的 悅納異己與文化殖民議題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7-1790) 出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是美國傑出的政治家與外交家。他是美國革命時期重要的領導人之一，曾參與起草或簽署美國重要法案文件，例如 1776 年的《獨立宣言》、1783 年的《巴黎條約》，以及 1787 年的《美國憲法》。他曾代表北美殖民地與宗主國英國打交道，並且出使法國，成功取得法國支持美國獨立。作為一名人道主義者，富蘭克林是反對蓄奴的先驅，從法國回國後，旋即出任一個廢奴主義協會主席，尋求釋放被非法禁錮的黑人，並主張讓黑人接受教育，融入美國新社會。

富蘭克林在其 1784 年的〈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Remarks Concerning the Savages of North America”) 一文中，秉持其一貫堅持的人道主義立場，呼籲歐洲白人放棄種族優越的偏見，切勿將印地安人貶抑為比白人低下一等的「野蠻人」。這篇評論藉由「禮物」隱喻與「悅納異己」(hospitality) 概念，突顯一個殖民與文化議題：到底誰才是野蠻人？白人抑或印地安人？富蘭克林一方面對於白人假「禮物」交換之名、強

行消滅印地安「禮儀」、行文化殖民之實，提出強烈批評；另一方面，對印地安人無條件的「悅納異己」，以及對「禮物」的流動總是遵循平等互惠原則，抱持肯定態度，並藉此批判歐洲「文明人」的「野蠻」行徑。

熟稔美國歷史的人必然瞭解，殖民時期與建國初期，歐洲白人透過暴力與非暴力手段，巧取豪奪印地安人土地，甚至大量屠殺印地安人。從殖民主義的角度而言，美利堅共和國的建立意味著歐洲白人勢力的擴張與延伸。白人為了替攫奪印地安人的土地找尋合理化與正當化的理由，透過「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 或「東方主義」(orientalism) 式的論述，將印地安人定型為野蠻、迷信、落後、愚昧、非理性、非文明，亟待白人對其進行拯救或征服。在白人眼中，「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即使有些古樸的魅力，也斷然不符合時代的潮流，歐洲文明有權利、也有必要用自己的模式來改造印第安文化」(謝韜)。歐洲白人於是挾其所謂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以強制與非強制手段，企圖改變「未開化」的印地安人之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結構、族裔認同與文化想像。這種帶有強烈偏見的種族主義與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康得(Immanuel Kant) 的種族分類如出一轍：「歐洲的『白』是普遍人性的理想與價值標準，其他有色人種只能依其接近歐洲白色的相對色澤來判定其文明與道德的高低、文明與野蠻的分野」(莊坤良 87)。在康得的分類標準下，「美洲印地安紅人，無法接受教化，因為他們懶惰、不擅言語、缺乏熱情動機，是最低等的人類」(莊坤良 87)。

在歐洲白人眼中，「文明教化」其實是一種最自然不過的神聖「禮物」，可以讓印地安人擺脫野蠻、落後，進入光明世界。富蘭克林在文中提及一位瑞典牧師，稟持教化的使命感，傳佈基督教教義；印地安人，以「禮」

(“civility and good manners”: 518) 待之，傾耳細聽，尊重其教誨：

一位瑞典牧師有一次把薩斯奎哈納 (the Susquehanah) 的印第安酋長們召集起來後，就對他們開始講道。他對他們講解我們的宗教形成的主要歷史事實，諸如，我們開天闢地的老祖宗是因為吃了蘋果而墮落、耶穌基督之所以降生是來彌補這一個過錯，還講了基督的神蹟和受難等其他故事。當他結束說教時，一個印第安演說家站起來感謝他。(517)

如果我們將「文明教化」視為白人一相情願的「贈禮」與白人的自我呈現，那麼印地安人洗耳恭聽、抱持感激與受教之情，即是印地安人的象徵性「受禮」行為：「您所說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吃蘋果的確不好，最好是先把蘋果壓碎成果汁。您不遠千里來到此地，把您從母親那兒聽來的故事講給我們聽，我們感激不盡」(517)。富蘭克林指出，印地安人的禮儀文化尤其表現在言談上，當對方意見與自己相左時，並不會當面批駁，因為印地安的禮儀文化不容許這種行為發生。

想盡辦法使印地安人皈依基督教的傳教士，個個都在抱怨這樣的態度，認為這是傳教任務最困難的一環。對於這些福音真理，印地安人耐心地聆聽，顯現出一如往常的同意或認可態度。你一定會認為他們已經被說服，其實不然，那純脆是禮貌行為的表現。(517)¹

¹ 以下〈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之引文譯文，有部分是參考徐云的〈北美的「野蠻人」〉，請參見網址：〈<http://www.saohua.com/shuku/Duzhe/mydoc1929.htm>〉

根據牟斯 (Marcel Mauss) 的研究，在許多原始社會中，「贈禮」不但是義務性的，對方也有義務接受，而受禮者更須在一定時間內「回贈」相等或更多的禮物以為回報，因而形成互惠或交換的三個要素或原則：給予 (giving)、接受 (receiving)、回報 (repaying)。對於白人的「基督教福音」贈禮，印地安人禮貌性地接受——儘管不喜歡——並且「回贈」一則有關印地安人的故事，作為回報。印地安的演說家娓娓道來：

作為回報 (in return)，我也告訴您我從母親那邊聽來的故事。起初，我們的祖先僅僅以食肉為生。如果他們打獵一無所獲，就要挨餓。有一次，有兩個年輕獵人獵殺一頭鹿，他們就在林中生起火來，烤鹿肉吃。當他們正要滿足口腹之慾時，看見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從天上降下來，坐在一個小山丘上——就是遠處那片青山的小山丘，你從這裡可以見到。這兩個獵人彼此交談，認為這一定是精靈聞到我們烤鹿肉的香味而想一品鹿肉滋味，咱們分一點給她吃吧！他們給了她一條鹿舌頭。這位精靈吃得津津有味，就對他們說：「你們好心會有好報。十三個月後，再到這兒來吧！屆時你們會發現一種可以供你們和你們的子孫世代代賴以維生的東西。」他們依照精靈的指示，13個月後再回到那兒時，驚訝地發現一些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植物。從那時候起，這些植物就一直被栽植，對我們非常有用。精靈右手摸過的地方長出了玉米，左手摸過的地方長出了菜豆，坐過的地方長出了煙草。(517-18)

然而，這位白人牧師對於印地安人的「回贈」故事，聽得很厭煩，態度不耐，近乎不屑。他說，「我對你們講的都是神聖的真理，而你剛才講的

只是個寓言 (fable), 是虛構故事 (fiction), 甚至是胡說八道 (falsehood) 」(518)。

在白人眼中,「真理」只存在基督教的教義或聖經故事裡, 印地安人的遠古故事, 一無可取, 只是誇張的幻想與虛構的神話。這種自認「立意良善」的歐洲白人, 假「禮物」之名, 強行灌輸基督教文明之「真理」, 貶抑印地安文化之「回禮」, 形成了所謂的不平等之交換與不對等的互惠。謝韜在追溯歷史上歐洲白人「以基督為名」的暴行時, 勾勒了印地安人的痛苦處境:「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所有征服及其所伴隨的暴力, 都是在文明和基督的旗幟下進行的。基督教義具有絕對性和排他性。基督教裡的神是萬物的創造者、是宇宙裡至高無上的權威。基督徒相信, 只有對神保持絕對的崇拜, 全身心地侍奉神, 他們才能獲得拯救和永生。」因此, 在「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的殖民文化邏輯思維下, 反對神的人即是基督徒的敵人, 不信神的人就是異類。富蘭克林從不對等的「禮物交換」關係出發, 反思基督教義的絕對性與排他性, 批判歐洲白人的強權論述, 撻伐恃強凌弱的歐洲殖民文化, 為印地安人的「野蠻」形象刻板化鳴不平。在白人牧師將印地安人的「回禮」斥為「寓言」、「虛構故事」、「胡說八道」後, 印地安人義正嚴詞的地反駁, 不卑不亢地抗拒白人的「文明教化」方案:

這位印第安人生氣了, 回答說:「兄弟, 看起來您的朋友們在您受教育時沒有盡到責任, 他們沒有好好地教導您最基本的禮儀。您看我們, 我們就懂得這些規矩, 而且按這些規矩去做。您說的一切我們都相信了, 我們說的, 您為什麼就不相信呢? 」(518)

富蘭克林藉由歐洲白人與印地安人「禮物」交換之互動模式，揭露白人妄自尊大的文化殖民心態與「非文明」形象；印地安人以狀似感激之忱回報「贈禮」的優雅態度，正好突顯其彬彬有禮之「非野蠻」特質。

籠統說來，〈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展現了「貶尊褒卑」(debasement)的修辭策略，試圖彰顯「野蠻」印地安人的「高貴」特質與「文明」歐洲白人的「野蠻」行徑。這種具有反諷式的高低易位、上下逆轉的敘述手法，顛覆了傳統上對文明與野蠻的認知差異，引領讀者瞭解歐洲白人是如何以「高貴」的基督子民自居，「粗暴無禮」地對待印地安人。這即是為何富蘭克林開宗明義就質疑詰難歐洲白人對於「文明」與「野蠻」的判準，並且反思主流社會中「支配性」意識型態的荒謬與矯飾：

我們稱他們是野蠻人，是因為他們的禮節不同於我們。我們自認我們的禮節至為完美。他們也是如此認為。

也許，如果我們以公正、不帶偏見的態度來檢視不同的部落族群之習俗，我們應該會發現一個事實：粗野的人不會一點禮節都沒有；彬彬有禮到人也不會一點粗野都沒有。(516)

富蘭克林對於「文明／野蠻」的分界與價值判斷的考察，解構了當時歐洲白人主流的價值觀。誠如趙稀方所言，「分界是人類區分事物的基本行為，人類需要秩序，因而需要界線。一群人很自然地將自己的領地與其他地方區開，產生『我們的』與『他們的』的區分」(37)。然而分界的判準其實隱含了某種程度的價值判斷，「『我們』往往將『他們』稱為『野蠻』人，而當這種論述與物質的力量結合起來的時候，就可能產生可怕的對於異己的壓迫」(37)。富蘭克林所欲批判的即是種族主義的政治文化

立場，以及具有「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的偏頗心態——以「我們的」的文化為正統、為標準，來批評「他們的」文化。富蘭克林以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之一所大學設有一筆專門提供印第安青年受教育的基金為例，說明白人一廂情願、自以為是的文明教化「贈禮」，以及印地安人進退有節、不卑不亢的「回贈」態度。他在文中提及，「印第安人有一條規矩，當天的提議當天不做答覆，他們認為那樣做是輕率的。為了表示尊重，他們把它視為一個重大問題來考量。因此他們第二天才作出回應。他們的發言人講話一開始時，就對維吉尼亞政府給予他們的這種好意，表達深深的謝意」(516)。接著這位發言人說道：

你們對自己的高等教育是高度肯定的。我們也知道我們送年輕人去你們那邊接受教育，你們要花一筆很大的錢。你們的提議完全是為我們好，我們當然是很感激的。.....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觀念，我們對你們的教育也有一些體驗。從前，我們有一些年輕人被送到北方各省的大學中栽培。他們學習了你們的全部學科，但是當他們回到我們的部落後，腳卻跑不快，對於林中生活也一竅不通，無法忍受饑餓受凍，不會搭棚子，不會獵鹿，也不知道如何打仗，講起自己的語言來反而結結巴巴。因此，既不能當獵手，也不能當戰士或參謀。他們簡直是廢物 (good for nothing)。我們儘管謝絕了你們的建議，但並不是不領情，而且為了表示謝意，如果維吉尼亞的先生們把他們的子弟給我們送上一打來，我們將會非常認真負責地教導他們，傳授全部知識給他們，讓他們全都成為真正的男子漢。(516-17)

印地安發言人擲地有聲的「對抗論述」(counter discourse)，試圖擺脫歐

洲白人主流權威的專制觀點與種族壓迫的文化霸權，讓屬於其族群部落的文化、習俗、信仰與教育不致被白人的主流論述收編或隱沒。

在〈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裡，富蘭克林對印地安人無條件的「悅納異己」有具體的論述。在希臘史詩與希伯來聖經的文本世界裡，對來訪的陌生人的友好招待，已形成普遍恪謹的道德規範。蔣淑貞指出，

在西歐語文裡，hospitality 涵括了對來訪者，尤其是外人的歡迎款待。這裡「外人」是指法文的“*estranger*”、英文的“*foreigner*”或是“*alien*”，可以指陌生人、外地人、異邦人、外國人、總之是來自遙遠不熟悉的地方的異質「他者」。而 hospitality 可以用來描述從個人、家庭到國家或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對待外人的有好舉措。而 hospitality 的義涵，可以一直往前追溯到荷馬 (Homer) 與《聖經》的世界。(72)

「悅納異己」的文化所孕育的款待習俗及其隱含的友好、接納等觀念，乃至友好接納作為一種義務的觀念，依舊銘刻在 18 世紀的印地安文化記憶當中。富蘭克在文中一再強調「款待／悅納」習俗是印地安人文化重要一環：

當有印第安人到我們的城鎮來時，我們白人總會走上去圍觀。他們希望安靜地做自己要做的事，而我們卻偏偏去打擾他們。他們把這種做法視為極其粗野的行為，是在禮貌和舉止上缺乏教育的表現。他們說：「我們對你們同樣也有好奇心。當你們走進我們村裡時，我們也希望有機會看看你們。但是為了

禮貌起見，我們就躲藏在你們要經過的樹叢中，偷偷地看。
我們從來沒有擠到你們跟前去。」(518)

在富蘭克林的論述中，我們看到印地安人「無條件」悅納異己的習俗，隱然形成一種社會契約，能讓出外陌生人，得到照護。這裡我們看到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約定：

他們要到別的村莊時也有著同樣的規矩。如果陌生的過路人
不打招呼就闖進村裡去，就會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因此，他
們走到可以聽得到聲音的地方就停下來叫喚，一直待到有人
來請他們進村。二位年長老人會出來引領。每一個村莊都有
空房子，稱為「陌生人之家」，過路人就被安頓在這裡。兩位
老人就到村裡挨家挨戶地通知有客人光臨，說他們可能又渴
又累，村裡的人有的給客人送吃的，有的給客人送毛皮去讓
他們躺著休息。當客人疲勞解除後，煙斗和煙草就送上來了。
一直到這時後，他們才開始談起話來。他們詢問來客是誰，
要到哪裡去，有沒有什麼新聞等等。談話結束時，他們往往
要詢問客人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要不要找人帶路，路
上還要不要其他東西。印第安人提供這些款待，是不收取任
何費用的。(518)

傅士珍在論及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悅納異己」論述時指出，德希達從「悅納異己」的觀念以及實踐經驗，看到兩組相互矛盾的思維邏輯。一方面，悅納異己作為一種文化，發展出一套歡迎接納他者的規範，意味著有所準備，心有所向，期待對訪客釋出善意，提供招待；另一方

面，真正的好客，對他者的歡迎接納，不能只限於受到邀請的客人；訪客會不期然而來，我們得在無所準備的情況下，接待來訪的陌生人、外來者 (93)。德希達所要強調的是，真正悅納異己的「主體」，是無法以「主人」的姿態施予「訪客」一席之地，必須理所當然地照料，庇護訪客，猶如訪客自己也是主人 (傅士珍 93)。富蘭克林筆下，印地安人的悅納異己與無條件的待客習俗，與德希達所謂的理想的「悅納異己」若合符節。印地安人對陌生他者歡迎接納，饗以食物飲水、庇護與休憩之地的接待方式、態度與常例，充分展現了高貴的特質，與白人以軟硬兼施、巧取豪奪的方式對待印地安人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在悅納異己的過程中，做為主人的印地安人，對他者的有好善意的行為，幾乎像是一種義務、一種負欠，認為如有招待不周，則需要他者的原諒。

藉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理解富蘭克林如何透過「禮物」隱喻與「悅納異己」概念，呈現文化殖民過程中歐洲白人與印地安人的對話喧囂。富蘭克林主張維護印第安人的權力與利益，力斥當時歐洲白人對於印地安人的政治壓迫與文化宰制。整體而言，〈北美野蠻人之相關評論〉一文，彰顯印地安人之「高貴的野蠻人」特質，並且顛覆白人主流社會對於美國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

引用書目

- 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汪珍宜、何翠萍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 莊坤良。〈翻譯（與）後殖民主體：讀阿切貝的《四分五裂》與魯西迪的《魔鬼詩篇》〉。《中外文學》29.5 (2000年10月)：73-104。
- 傅士珍。〈德希達與悅納異己〉，《中外文學》34.8 (2006年1月)：87-106。
- 趙稀方。《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臺北：人間，2009。
- 蔣淑貞。〈多元文化之起源與發展〉。《巴赫丁派／多元文化主義》。封德屏編。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10。61-89。
- 謝韜。〈就這樣被征服：印第安人的苦難〉2013年3月15日。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177-110707009.html>〉
- 徐云。〈北美的「野蠻人」〉2013年6月11日。
〈<http://www.saohua.com/shuku/Duzhe/mydoc1929.htm>〉
- Franklin, Benjamin. "Remarks Concerning the Savages of North America."
Ed. Baym, Nina,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A. 7th ed. New York: Norton, 2007. 516-20.